

「二一八」六週年紀念感言

以血的行動紀念血的行動

「一寸土地也要爭奪」。本星期紀念週，林主席述：總理遺教之後，復以：「殺身以成仁」，「臨難毋苟免」，兩句古訓，殷殷盼勉我們全國上。這些都是總理下的革命精神；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精神；現在各戰場上的將士，為抗戰，流血、浴血、瀝盡血液，可以說是以瀝血血的行動，紀念瀝血的行動了！

我們的國民黨，我們的國民政府，尤其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以及其所領導下的全國同志同胞，遵奉

死有輕重之分。有重於泰山的是，最光榮的！這種死是光榮千古，流芳百世的。我們追悼先烈，也不僅僅先烈後裔這種工作，無數的英勇將士在抗戰中，自然有很多很多的孤獨，我們要積極地撫慰這些，使他們在生活上不致有遺憾，才不負我的責任！

人到今天勿勿是六年，年後的今日，我們來陣亡先烈，心中自不覺的痛感，不過，先烈的其精神將永遠與日長，將步先烈的後塵，與獨立抗戰到底，爭取中華民族自由！

該，不顧力量不够，只問血戰有不有，不顧血戰不多。這是天經地義！這是天理良心！古語說得，陽春所至，金石為開。的確！大火燒近，病者能起。猛虎追急，跛者能跳。有異常的壓迫，即有異常的反抗。有異常的興奮，即有異常的活動。有異常的恐懼，即有異常的勇氣。力量有重則救，力量有重則救。

少數人敢抗，特別是，竟有少數人能利用舊有的兵器，抵抗多而新的兵器的大量日軍；並且，竟能抵抗到一個多月之久。這一瀝血戰，掃滅了頑固的恐日病，發動了中華民族自信力，遂實現了民族復興運動的第一塊基石了！

在一二八前後幾年以來，似乎還有一種政治見解，在國中動盪着。暫作簡明的說法，可以叫做力量論，恰和謬血論相反。事實告訴我們，敵人在前走，我們人在後追，無論怎樣培養力量，總不能追上敵人；并且越隔越遠，幾無追及的希望。同時，和強暴說情，和強盜投附，對內要自亂，對外生觀。六年來，事實真好了！今年紀念一二八的時候，和過去不同了！全面抗戰，全民抗戰，長期抵抗，已經快半了！並且，最近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昭示全世界，抗戰到底，並下令前線將士



壯丁，要嬌女，要小孩，是對待老弱婦孺，仍是向這種打法，我們還要向那裏去呢？我告訴鄉人父老，要大家想出辦法來，我們廣東人，青年兵很得最利害。青年要免為生俘，嬌女們要避免被辱，婦人們的要懼怕心被帶走了，都要心武裝起來了。保衛吧！拼命吧！

無敵無窮的血而奔來保護，永遠的鮮麗！永遠的芬芳！永遠的光照大地！永遠的香滿人寰！努力吧！拼命吧！

將軍 姚潛修

殺！殺！殺！二二八！
二二八雖已成爲過去的陳跡，
二二八的教訓，已給我們
中華民族唯一之生路，
滅種。

而民族不能並立，已經十分顯，倭寇兵力可及的地方，百姓——尤其是廣東人民雖心做亡國奴亦不可得。我整

我現中
的官兵
說虎色變
他對我
的優
是民三年十
期和二六年第
期，曾在廈門
鐵工的名義，欺
九一失業官兵，
練，作以華制華的
行以中國人殺中國人

六年由京還 抗戰五個
敵，且知道，九月十
後，十月老號戰役，劉
南京近郊戰役，倭寇對我
東部隊的官兵伏以及受傷的
兵，總是盡行屠殺。又十二
十三日在光華門外兵房內盡
剿殺我八八師二千餘已解除
內空地更對我一五六師手無
鐵的兵快，用機關槍包圍無
殺，以報復其在上海之慘敗
倭寇全是元始野蠻的民族，
我民衆的摧殘所表現者：第
是屠殺壯丁，奸淫婦女。凡
六歲至四十歲的男子，若被
兵捕獲了即指責說：「壯丁
了！終必加以剿殺。凡

抗戰
不
抗
國
家
丁
固

「野」五次增
「棄城逃」
與五萬之壯
兵三：是劫掠敵軍打劫的財
第三，兵是三五成羣走到戰線附
近或後方各村莊去劫掠財物食
糧，倒箱倒櫃，坦米殺雞，屠
豬，拉牛，應有盡有，無所不
掠。第四是：放火。敵軍到達
一地點，必以燒屋為記號。宿
莊地及行軍路附近四五里的村
莊，必完全燒燬，不使有一間
屋一個人存在。

敵軍在江浙一帶，一切的殘
暴獸行，真是罄竹難書，無法
形容。試再舉兩個事實來證明
，一是：當敵軍圍攻南京之前
，曾有德國大使等出面調解
求敵方同意，在城內劃定一難
民區，作為我國難民及外國僑
民的避難所，但是十二月十
日與十三兩天，敵人特向難民
區投了十幾個炸彈，殺傷千餘
難民，殆敵軍入南京城後，難
民區所有壯丁都被敵軍殺害，
共死八萬餘人。二是：為我親
身所經歷者，可舉一以告，即
十二月十五晚我由南京突圍後
，走到詭當塗約三十里的青山
鎮附近，遇着一個由當塗逃出
的難民對我述說：「我是住在
當塗城中，一家二十多口的安
樂家庭，當塗陷時，因為誤
認敵軍是文明的，未曾逃竄。
但結果是一家盡遭毒手，青年
被敵軍殺死，婦女被敵軍姦淫
，財物盡被敵兵搶光了，屋也
被敵兵燒完了。我現在是個父
弟兄弟妻孥離散，無家可歸的
難民。當塗城已經燒了三天了
，我走的時候，全城已成火城，
還不知要燒到什麼時候才止啊

江浙

我們得做一實人，只有一個
，在國內實行民衆武裝。不論
男女老少都要準備；人執一槍
，與敵拚命。對外實行聯俄外
交及反日聯合戰線以期增加我
們抗戰的力量，使陣線分明。
凡同情於抗日的，盡是我的朋
友。凡貪圖苟安和妥協，幫
助倭寇這意大利者，盡是我們
的敵人，全國上下一致，并須
準備更大的犧牲，二年以上的
長期抵抗。

日本的軍閥，現在已走到自
殺的末路，就其所自號為「皇
軍」者而論，在江浙的行爲，
十分醜惡，而敵國內部自相殘
殺的期間，亦決不在久遠。我
國自盧溝橋抗戰以來，舉國一
心，共同救國。各省陸軍
如粵，桂，川，滇，黔，軍以
至東北軍，紅軍等，皆調到前
線，在我惟一抗抗日領袖的指
之下，實行抗戰自衛，為國犧牲
，將來最後勝利的關鍵，要在
我全民族能一致武裝與堅強
的抗戰決心及忍耐而已。在此
我敬高呼：

救亡！救亡！全民武裝！
人人執一槍，中國不會亡。
人人備把刀，拼死抵抗，倭
寇莫敢當！

不論男，不論女，不論青年
與老少。
全部起來，認清抗戰是我們
的出路，堅決抗戰，意志與鐵
一樣的石堅剛。

勇敢的不斷前進！個個準備
與倭寇拚命！

最後勝利！
，千萬要

『一二八的炮手』吳履遜

非
到了廣州，又遇到了我們的「二八」砲手。有幾次見面，我都要應酬他。
二八的故事，他總是不肯後來知道新近獨立團圍城，又要在家鄉顯一顯身手了，據說，他主張幹，不願多說了。

有一天到他家裏，我又想聽他說一點，但我先和他談保華南。慢了一點，但他先和我談起初：日本人不唯講一講一二八的故事吧！他起初和我們開上海。於是，藉口敵打它們日本人外來事，竟提出了十九路軍退出湖北，中國軍隊駐上海。這個欺侮，我們全軍都憤怒了。我的團長張君嵩就準備着槍，佈置沙包等物。我和團長張君嵩就準備着槍，佈置沙包等物。他們來犯，我們就打它。在一二八的晚上，據確實情報，敵人就要進攻過來。我們大家都想打仗，便把移防的事延托了一天。到了一點二十分光景，敵人的榴彈發來了，果然，我們也就還擊。話一開始，精神也就跟着爆發了。我們的防地從北站，寶山路，寶興路，虬江路，一直到天通市，開始照耀——民族全體兒女的心上；民國的每寸土地上也土為你而把血灑在淞滬時在自己啊！一二八一！費高學兵堅固的抗敵堡壘，

個痛快！我們長短槍機關槍一齊動手，鬼子死的真不少。我們的砲手不自然地眉飛色舞起來。但也想就此結束了。可是老吳三十多天的血戰，再講幾個小故事。我不放鬆他。在那次打仗中，最可痛恨的：我的一個好連長林玉打死了一砲手又接林玉打死了一個。他是最勇敢的一個。有一天他來報告，說附近一家樓上敵人架了一隻機關槍，常常過來，真可惡。他要去搶它。我告訴他：對日本作戰，不可專恃勇敢，還須用智來勝它。他三次請求，我都没有准許。後來，他到底忍不住，不給我曉得，冒著猛烈炮火衝去，被打死了。我們的砲手講到這裏，臉上浮起不勝悼念的表情，停一停，又接著說：林連長有個班長姓陸，也是個好的，他一一看他的連長打死了，

聯起來做成地雷，伺機炸敵人的坦克車。說着，看出我不懂，又口講指畫着給我聽。還有呢？對啦！我們從後門席里間，有個空位士官出身的，正是以前空開教過的學生。一見面，呀！原來是他。我倆住他。他笑着又想走開。再講間久了，再講！他忘記了。他推托着。可是我們不放。他把臉朝上仰着，眼一睜，一瞬間，嘴又動將起來：那時兵士生活有趣極了。他們有香烟，沒有火柴，把燒掉的房子殘灰拿來點烟吸。那時，天天我們和敵人作戰，人人都想死在陣上。這個心理，我可以担保的。那時在火線上，總是笑着相問：你還活着麼？他走了兩步又說：那時人民自動地援助，慰勞，也真使我們感動

我說：一般人說你們江浙人怕死的，現在你們自己想想，若怕死趁早跑。可不要等到起來再跑。他們一齊是誰說的，我們都不死，個個不甘示弱。所以我常常說：雖是在以利害，個個以大義，以利害，個個可以決，個個可以用命的。談到武器，我們的炮就說：我要指出的是到了肉搏，槍上的刺刀，也比大刀得用的。刺化的軍隊，一時縱難全辦到，我們必須努力朝着這個方向走。不迷信大刀。他反覆再說。後來我們的話話轉到保衛華南上來，手頭有幾分自負地說在上海的抗戰是憑着固的建築作防禦的。可

我，我到了家鄉，覺得我們廣東的鄉村，一堅固，碉堡又多，如果敵人真來南犯，到時先撤老弱，留下少壯團健的。村村有守，處處有健的。它們沒有最大血柱，決難佔我尺寸土地。我們歡迎敵人重

抗戰去！
偉大的一。二八

在上萬將士的血肉，敵人的鐵蹄踐踏着。我們今天二八！，却不落淚；却很沉着；華民族的兒女了右手，你發誓：

祝抗戰勝利！

治病救急，藥好價廉。內服

每瓶三錢半重，祇賣一角 永泰三

搽・功效準確

子油

十字油公司（總行廣州 德中路）

不聲不響地爬到比敵人架機關槍更高的地方，把槍手射死，把機關槍得過來了。」他去的時候，一個人也不曉得。他住嘴，我又催着再講。哈！還有個有趣的，有個班長吳桂芳，他真聰明！把手榴彈

本報集合熱心救亡人士，救亡言論，導救運消息。惟棉力，殊難支持，故不得不向衆自由捐，捐數由諸君給正式收，本報概不派人向

徵募讀者自由捐

所以，我集合作！還有，一般人知道十九路軍都是廣人，然而最多的一營兵是在上海招的。當作之前我集合他們訓話

「一寸土地也要爭奪」。本星期紀念週，林主席述：總理遺教之後，復以：「殺身以成仁」，「臨難毋苟免」，兩句古訓，殷殷盼勉我們全國上。這些都是總理下的革命精神；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精神；現在各戰場上的將士，為抗戰，流血、浴血、瀝盡血液，可以說是以瀝血血的行動，紀念瀝血的行動了！

我們的國民黨，我們的國民政府，尤其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以及其所領導下的全國同志同胞，遵奉

的。然而我們的翁將軍却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大丈夫。你若不知道他的大體，見了他不會感到他的長方處上，有着一雙深湛的眼睛，面部顯出沉毅、堅忍的表情；前額上，合着勇敢之氣。一身火

格（西歷）還保存着他留（德）學生氣分。伸出大有力的手來，你捉着別人到真熱情和態度很為溫和與實惠，說他是質直而又結實。他的臉色是黃而長時間在屋裏養傷已褪盡戰場上的古銅色了。

「八快到了，請吧！將軍發我一點感想好不好？記者見着總將軍坐階現賞。」對於抗戰的現在最高領袖和抗戰到底的昭示之下，只是幹好了，我另外也沒有多少話要說了。將軍說來是那麼決絕，驟然地計劃於武裝廣東人民的計劃。」記者接着問：「這是我要跟着在廣東的將軍一起努力的。」將軍將熱熱情地講下去：「敵人們已經佔領了地方，它們逼着青年就殺，找着婦女就姦淫，看見小孩子就得走。有的地方，敵軍到了，有人拿着順民旗子，送錢，送豬，表示順從他們，希圖不受害。可是，敵人仍然要再和坐在座前的劉先生談，他穿上鞋先去了，滿口歡意，撒那知生說了：『我們的好經還沒有復原。』」

份的養傷期間，李自兩位電報軍，請會經北上兩次，但第一次來電時，傷口仍未行動。第二次電到了，仍勞動不方便，醫生也說勞動不好。余總司令能成行近來，余總司令能要他來合力武裝廣東人民，義務兵，他就不可如桑承平覺得；關於抗戰，不論南北，他都願盡力。北邊，他帶了兩位將軍，李自兩位白二七七年問題的李將軍，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們的人，總以為是短小精幹人，一般人心目中的黃東省協同武裝司令鄧濟人，來省了余總統家鄉邀請，並且在他的傷已好了，並且關於他的特稿一篇。現在戰場受傷之後，本報第四十期上上海版曾有記：翁照垣將軍在北定之後，暮一寒暄，便說出這麼一句來。『那些過去的，不要講了或不能抵抗，當爲沒有過不抵抗的事』，「一二三」以來，有無感想發表？也願意說了。」

將軍立意要把一切舊的過去了的拋棄了，把握壯子，要婦女，要小孩是到對待老弱難民，仍是這種精打打說殺使向他們去呢？我還要走到那兒去嗎？我苦衷想辦父老，要大家想出辦法，我們廣東人，青年兵恨得最利害。青年避免生存，婦人們的要避父母之命，都要怕小孩子被帶走了。

我們的人，總以為是短小精幹人，一般人心目中的黃東省協同武裝司令鄧濟人，來省了余總統家鄉邀請，並且在他的傷已好了，並且關於他的特稿一篇。現在戰場受傷之後，本報第四十期上上海版曾有記：翁照垣將軍在北定之後，暮一寒暄，便說出這麼一句來。『那些過去的，不要講了或不能抵抗，當爲沒有過不抵抗的事』，「一二三」以來，有無感想發表？也願意說了。」

將軍立意要把一切舊的過去了的拋棄了，把握壯子，要婦女，要小孩是到對待老弱難民，仍是這種精打打說殺使向他們去呢？我還要走到那兒去嗎？我苦衷想辦父老，要大家想出辦法，我們廣東人，青年兵恨得最利害。青年避免生存，婦人們的要避父母之命，都要怕小孩子被帶走了。